筠齋漫錄

筠齋漫錄卷之七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趙邠卿年三十許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疾竟瘳

仲長公理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

曠以樂其志曰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
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
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
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
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
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
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
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
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帝王之門哉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俶儻敢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謂之狂生統嘗作詩以見志其詞曰飛鳥遺迹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

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
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
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
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
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

張季鷹見齊王冏執權謂同郡顧彥先曰天下紛
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
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提

季鷹手愴然曰吾亦與子孫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漢時侍中習郁嘗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池池邊有高隄徧種長楸修竹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游宴名處山季倫荆州時每到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

張天錫在涼數游宴山池頗廢正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飇

風則邑山綏之彼君引伸觸類庶無遺漏矣

揚遵彥聞高丕欲送置魏帝所棄衣冠於水濱君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徵使人從容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劉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搆嫌恨與仁軌別籍每於縣經奏巨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溺之家當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

常衮當國崔祐甫在中書每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諸人不敢言君獨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雜局衮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

此地安可以疾肆王事爭衮默然無以奪
裴瀚為陝州錄事參軍時李汧公李勉充觀察始
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
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名不至公怒名瀚
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書聞公名兼朝中親友
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趨越禮分面約赴燕遂累
名不來何相忽之甚也瀚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
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
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其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

曰老夫過矣澥退汧公命駕訪之置在賓席

李公垂李紳為李錡掌書記錡逗撓不朝一日召公垂使作疏公垂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尓不憚死耶公垂對曰生來嘗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公垂獄中錡誅或欲以聞公垂謝曰本激於義非市名也乃止

李義琛為御史日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

名不立太宗名群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果獲賊

狄梁公仁傑初授并州判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為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還并州法曹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而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陳永陽王臨吳郡聞陸慶名請與相見慶固辭以

疾時慶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榮詣爲王乃徵眡徃榮舍穿壁覩之後語榮曰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巖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魏中山王熈博識之士見盧幼章歎之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士

韋思謙調官有微累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吾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可以小疵而棄大德擢受監察御史

汝陽王璡是寧王長子丰儀秀整玄宗甚愛之嘗

曰花奴姿質明瑩必神仙謫墮也寧王隨短之上
曰大哥不可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相須有
英特之風潔沉之候花奴但端笑過人當得公卿
間令譽耳

元積為翰林承旨朝退行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
梅隙光射積有氣勃然百寮望之歎曰豈腸胃之
章映日可見乎

有人言牛僧孺可為御史大夫宰臣鄭覃曰須為
中丞未嘗搏擊恐紊風望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

劉子儀愛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爲終身記耳

有人言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子楊曰劉辟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子將之拔夫亦宜尒蔣子通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牙齒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

有蔡子尼江應元蔡克江統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心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或問沈休文王惠何如休文曰令明簡開王球何如曰簡玉淡又次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唐詩紀事曰馬周字賓王博州人嗜學天資曠邁

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怒數咎責周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資使入關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至長安客常何家太宗名之後為中書令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一説今事問崔琳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於儒兵之中婁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

推為良將

高義方嘗造馬季長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為書曰伏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愧遣人追請徑去不肯還

王丞相與庾太尉頗懷疑貳時孫安國為庾公征西主簿孫寂諫庾曰王公神情朗達有世外之懷

豈肯爲凡人事耶此必邪佞之徒欲間諜內外耳
公宜詳之太尉初意頗釋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爲宿直時
帝所爲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
帝亦爲之小鮮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奸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
相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
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尔何以爲京師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

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荅曰盧陵是陛下愛子
今尚在遠臣之子何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高宗嘗問魏元忠外以朕方前代何主元忠荅曰
周成康漢文景帝問然有遺恨否曰有之王義方
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
我適用之聞其死歡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
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
此帝默然
德宗令王伾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

賁羡拊文獨無言羣坐太子謂拊文曰君何獨無言拊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輙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勑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魏嵇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

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周道祖閒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人謂之尋陽三隱

周續之字道祖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曰爲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辟大尉掾不起

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

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南史曰測居江陵欲游名山齎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餞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爲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

莫知劉顥曰貞文字為與上入帝忌出之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任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援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

隱事宜然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唐詩記事曰鄭仁表傲縱多所陵籍人畏薄之仕爲起居郎劉鄴少時投文於仁表父洎仁表嗤鄙之鄴爲相仁表貶死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童兒採掇不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

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天随生笑曰我幾年来忍飢誦経豈不知屠沽児有酒食耶

盧秉侍郎嘗為江南小郡司戸参軍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瘦馬病参軍旋糴官粮置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酔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極稱賞俄薦于朝数年間遂超顯仕

葉少藴言予家蔵書三萬餘巻喪亂以来所亡幾半山居狭隘餘地置書嚢無幾雨漏鼠齧日濅蠹

敗今歲出縣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校
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從傍讀之不覺至
日又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潼醴
不減玉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
讀書避暑固是佳事況有此釀忽記歐公詩有一
生勤苦詩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
金坡遺事曰王著既貶官太祖謂范質曰深嚴之
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言前朝學士惟竇儀
清介謹厚然已為尚書難於復名上曰禁中非此

人不可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

龍川志曰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卒與沂公並相

呂許公呂夷簡執政范文正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後呂再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除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

西上以許公為長者文正面謝曰鄙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為念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曰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名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一兩鹿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吃劍鞘年節當吃劍耳宴笑自若

呂文靖夷簡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頴異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

敎令到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王魏公旦在政府一日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造謁公辭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婿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啟公公曰韓郎來之恩尒王薛皆李公之婿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荅以何辭熟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是李文靖夫人有所請托

章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

名數人皆不至丁以為二人傳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名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黃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嘉其有度援引以至清顯嘗云章公他日必為公台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為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丁將有衙諧之命唐遽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牲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賁

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
不可冢百官耳
臧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
官過謁文肅騾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章
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別日
爲一詩謝之公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
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詢通判刁繹言其故刁往
見文肅問之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
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尓輕脫其

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為參政與有章有舊薦為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年於京師

張樂全方平守陳留鄭公在亳社以不行新法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富歎曰人果難知某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未識此人方平昔年知舉辟為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金飾一銀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排列於屏間以候之

倪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日鬻其家田產不事家人作業惟逍遥吟詠兼寓意於圖畫人竊笑其為顛後兵興諸富家田產剽剥都盡衆始服其有見

文彥博守成都見文與可奇之嘗曰與可襟韻灑

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二蘇初赴制舉到都是時同名試者甚衆一日韓魏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耶此語既傳由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程伯淳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王介甫與呂申公素相厚善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處終

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予棐論文曰及東坡公
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
崇寧閒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
邵氏聞見錄曰王介甫嘗薦晦叔曰京師二年疵
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廓然而反夫所
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
石之不肖不得久容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
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
叔為中丞後議新法不合始謂晦叔有驩兜共工

之姦矣

蘇欒城云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折還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蘇子由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傍多不知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

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蘇子瞻云老杜自秦川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

遺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沢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惟此可用爲比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太平興國中朝上祖吉典郡以奸贓下獄太宗怒其貪黷遣中使諭旨於執政祖吉獨俾於郊赦不

宥明日宰相趙普奏曰贓官枉罪合亟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將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上善其對而止

蘇子美以饗客得罪言事者欲因子美以動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官者捺文符捕人所逮皆一時名士都下為之紛然左右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

陳恭公判亳州過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

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賛曰賢哉陶朱覇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嘉祐中除張堯佐節度陳秀公作中丞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麄官何用甚爭時唐質肅唐介作御史裡行在衆人後越次進曰節度使太祖太宗揔曾做來恐不是粗官上竦然而罷

張芸叟云頃遊京師嘗聽司馬温公王荆公之論

於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

王之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推薦於神祖荆公曰此孺子耳當世忽曰王肇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肇之生與先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名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應

對左右

竟陵王蕭子良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陸常侍澄陸曰北名匿脈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永明時天中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上金天頌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益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

故臣知在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宋末襄樊之師日急當事之人坐視而不救金履
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
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曰備叙海船所經凡州
郡聚落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
能用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
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
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

瓦而已丁失望以為慊已遂肆去胡即出銀一篋
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諭設陶
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胡遂至顯位
東都事畧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
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
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後
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鄆州或以為且有後命元
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
曰樂羊無功謗書盈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覽

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章敏

張天覺為渝州南川宰時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會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張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衣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

筠齋漫錄卷之八

錫山黄學海宗于甫輯

高定是貞公鄖之子小字董二十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荅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羨志行初儒仲與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

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情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儒仲屈起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

婢喜奔告鄭鄭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揜而築之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啣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

佐皆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珠藏淵而川輝玉韞石而山潤荀秀采炳蔚雖重波積壤何能揜焉頹子曰苟有溫良在中斯眉睫與之矣嗚呼容止之於人豈直黼黻藻繪而已耶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

魏武帝佻易無威重性好音樂倡優在側窮日達夜被服輕綃常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

着帢帽見客每與人談論戲美言詠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盃案間肴膳皆沾汙巾幘

譙允南體貌素朴而潛識内敏然無造次辯論諸葛武侯領益州牧辟為勸學從事初到脩謁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武侯曰孤欲不能忍何況左右聽令勿推

衛玠寶風神秀異其舅王武子[illegible]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庾公道王丞[illegible]非惟事事勝人[illegible]眉亦勝人我

輩皆出其轅下

張景胤音儀詳緩與人別輙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

張思曼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何敬容公庭就列容止出入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整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曰癭而舉頤曰跛而緩步曰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李特進李嶠體貌短小鼻口都無厚時議不以重祿待之

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佶最寢陋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王藍田述性至狷急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田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于法開醫術明解嘗旅行暮投主人其家妻產而兒積日不隨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

斷而針之須臾見下羊骨裹見出

佛圖澄祢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

鳩摩羅什嘗講經於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忽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

姚興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後不

住僧房別立解舍諸僧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語之曰若能見效食此乃可畜室耳曰舉匕進針無異常食諸僧愧服乃止

濟陽蔡仲熊禮樂博聞嘗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矣人皆伏其言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大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時乙僧有術數極精禹錫邀之至省方欲問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簾下出接韋韋獻卷禹錫略省之意色殊倦韋去僧吁嗟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必不愜如何禹錫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禹錫轉屯田郎中

張新安張鏡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于籬邊聞其與

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酬叫

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豫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

任中丞（任昉）欲造阮居士（阮孝緒）而不敢嘗至其兄履之許輒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

趙郡李渾嘗燕聚名輩詩酒正歡譁崔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

歎作洪鍾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韋敬遠志在放逸不干世務薛仁友裕棄其恬靜
數載酒佚之談宴終日薛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
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稱雖復栖
栖惶惶徒為勞也至如韋處士退不丘壑進不市
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書
刺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
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遽而起衣不及

帶屐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車武子與吳隐之皆以寒素博學知名武子又善
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
不樂謝公游集之日常設席待之
宋太祖嘗曰人仕宦非惟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
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孔休源来都寓以少府孔登舍范侍中雲到少府
登謂詣已拂莚整帶備水陸之品范停箸命休源

休源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范食休
源食都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竟日同載還家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
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
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蕭茂挻父旻以莒丞招罪頵士往訴於府佐張惟
一惟一曰旻有侄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

蠻方豐艷因爲楊柳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

摭言曰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吊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諸公素與周旋聞
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
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温曰承胤好賄
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
皆珍玩正與胡父諧賈
晉陽秋曰羅友字宅仁襄陽人好學嗜酒不持節
檢在桓温府以家貧乞祿温以其非治民才許而
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温送別友至晚問之答曰
昨奉教旨首旦出門中途逢一鬼大見揶揄云只

見汝送人作郡何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因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槩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顧長康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嘗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謝每遙贊之長康彌自力忘倦謝將眠語搥脚人令代己長康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為僕射文襄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

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趙元叔 趙壹 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乃日往到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馬造元叔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惟幙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乃與袁司空[illegible]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龎德公居峴山南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逕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

告神武遍見之

范武子范甯嘗患目痛就張處度求方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内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篵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数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

目乃亦延年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爲司徒長史勅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王延之阮韜俱是劉湛外甥並有早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爲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曰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初梁武帝與任昉相遇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語昉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故也後帝既登大位與昉語次曰及此語昉仰謝曰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於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喬琳好談諧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

曰所注其官不穩便琳荅曰足下為此選竟穩便乎

袁真為監軍時范玄平為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選不失為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徐常侍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録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徐曰吾為魏公藏拙

何敬容為尚書令淺於學術不善作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見而

戲之曰公家尚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夜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兎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幸為宰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此兒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狗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

常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人語
安帝時闕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
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
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
惟涕泗流連懿恠問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
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
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
王濬沖與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與時浮沉門謂
戶選而已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帝稱為冶城公丞相既視表荅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東都事略曰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章惇薦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紹聖中遷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防范祖禹為奸以司馬光文彥博為負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

周公又作文祭司馬極其稱羨至是追論其罪其詭譎不常如此喜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

楊大年楊億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趙文敏公趙孟頫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廷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欽若於錢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跼蹐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顧延入使其一見希白名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疎瘦舉止山野希白戲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睇視既退稽顙興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

已告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吊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手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眞拜

錢文僖維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髙曠愛才如

此

周煇清波雜志曰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為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迓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況其下者衆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四座偉之

晏丞相晏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

使柁不正也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在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可見公淩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埭取荷花千餘朶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疎濶曼卿亦不爲人所忌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長公笑荅曰吾從衆

孛章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更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旨揮令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

邊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巳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
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自
不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
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
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啟燕
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
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以規
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酲尚在左右觀

者亦駭蓋此事由来遠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惟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回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将至潞公亦為之動有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来無足念少愚與

聖從同郡自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酔聖從還朝潞公之誘乃息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

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肆云存中曰無事莫求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賞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

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廣東方經略送燭一奩未敢啟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室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使人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

秦檜為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嘿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

之可惜檜髮領曰汝盜食吾稲吏叩頭服

呂申公呂公著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蕑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